



林珍良

當流浪的羅姆人(吉普賽人)來到不太歡迎外來移民的德國，會發生甚麼事？

在歷史的記錄中，羅姆人在歐洲所受到的對待是受辱和受歧視的。羅姆人居住在德國的土地上，可以追溯到約600多年前，那時，羅姆人已散居在歐洲各地，但被冠上撒播黑死病和鼠疫，以及偷竊、行巫術的罪名，各國王朝逐步驅逐羅姆人，他們因此被迫遷居，過著流浪的生活。

慘遭納粹滅種屠殺，被人遺忘

到了二次世界大戰，羅姆人面臨的不單只是被其他民族拒絕，還有滅族的威脅。在希特勒的滅種計劃中，要屠殺的除了猶太人外還包括羅姆人，納粹黨在歐洲各地全面追捕羅姆人，把他們送進集中營。據估計，死在納粹政府手下的羅姆人多達50萬。

面對二次大戰時犯下的罪行，戰後的德國算是勇於面對。為表示對殺害猶太人的痛悔，德國建立紀念館、紀念碑，國會每年也會舉行屠殺猶太人的紀念集會，以此來表達歉意。

可是，一樣承受著被滅種的傷痛，羅姆人卻好像被世人遺忘了；一直到2012年11月，德國總理梅克爾才在柏林國會大廈旁為一座露天紀念館揭幕，紀念被納粹政府殘害的羅姆人。

對羅姆人來說，這是遲來的正義！

歐洲最大少數民族，不受歡迎

羅姆人的人數不易掌握。根據德國《明鏡雜誌》(Spiegel)在2013年的估算，歐洲至少有為數600萬的羅姆人，可能是歐洲最大的少數民族，單在德國的人數也有約10萬。但長期以來，因為羅姆人有意識的保護自己的傳統文化不致失落，並不積極融入當地生活，導致他們的權益與需要一直不被關注。

到1970年代，一群羅姆人意識到他們不能再自成生活圈，需要為自己基本的生存權利發聲，他們也不喜歡再被世人用含有貶義的「吉普賽人」來稱呼。「德國辛堤人及羅姆人中央委員會」在1980年代成立，開始積極推動辛堤人(Sinti)及羅姆人(Roma)族裔的民權運動。在近30年的爭取之後，德國政府聽見這群弱勢族群的聲音，才建立紀念館，象徵了羅姆人在政治上取得一點公義。

只是，在現實的生活中，羅姆人似乎並沒有因此得到平等的看待。

根據一項德國研究顯示，四分之一的德國人希望羅姆人離開德國，二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羅姆人有犯罪的傾向。德國媒體，或是說在整個歐洲，羅姆人的形象除了偷竊外，還加上販賣孩童、販賣器

官、女性賣淫等，全是負面的。

科索沃種族內戰，成新難民

經過二次大戰的屠殺殘害，羅姆人在柏林圍牆倒下後又慢慢移居到德國；居住在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的羅姆人，為了求更好的生活，開始往西歐移動。

另一個迫使羅姆人遷居的原因是1999年的科索沃種族內戰，羅姆人被視為與塞爾維亞人是同路人，阿爾巴尼亞人以武力強迫羅姆人離開家園。

基於人道主義，德國接受這批新難民，估計有5-7萬人。德國政府為他們提供住所、可以享受社會福利，孩子也有就學的平等待遇。德國對所有外來移民提供所謂的「融合課程」(Intergrationskurs)，也一視同仁的提供給羅姆人，官方希望透過德語課程，幫助外來移民了解德國的政治、文化、制度及風土民情。

但海德堡研究學者指出，在德國的羅姆人仍舊說母語，並不積極學習德語。因為語言的隔閡，羅姆人無法找到工作；聽不懂德語，羅姆人也沒辦法參加地方政府提供融入德國社會的措施；也因此沒有固定收入，難有固定的住所。在羅姆人聚集較多的柏林，夏天常見羅姆人在空曠的公園草地上搭帳篷，或長期住在旅行車裏。他們藉替正在等紅燈的車子擦玻璃，在街道拉著手風琴表演等的工作，賺取微薄的收入。

據德國媒體報導，在都伊斯堡(Duisburg)一棟樓中有6間公寓，裏面擠了約80個羅馬尼亞人(其中

可能有許多是羅姆人)。這樣的房子有好多棟，形成小區；小區裏生活條件極差，大人沒有工作，小孩子沒有上學；他們也繳不起健康保險費用，就算有人得了肺結核，也沒錢就醫。房租是用德國政府發給孩童的補助金來支付，全數直接匯進房東的帳戶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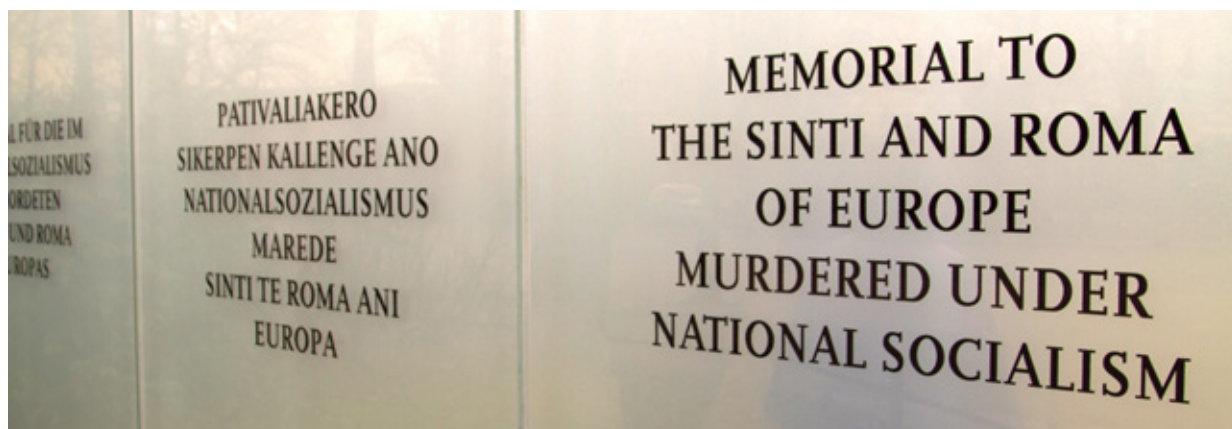
也有媒體報導，義大利警方破獲的孩童竊盜集團裏，有200多個6-14歲的孩子，他們如果偷不到東西，會被集團主腦拷打。案發之後，集團透過管道把孩子送到德國，男孩當小偷，女孩則當妓女。

新難民遣返回鄉，再推回慘境

科索沃的情勢較為穩定後，德國內部開始有人提出，儘快將羅姆人遣返回國。其中的原因之一是：羅姆人不工作，領取德國社會福利金，帶給德國沉重的經濟負擔。

科索沃內戰結束十年後，2010年德國與科索沃政府簽定了「難民返鄉協議」，除非回鄉有政治迫害的危機外，難民一律被要求離開德國。雖然沒有出現像法國政府大規模的激進遣返行動，但德國要求羅姆人分批返鄉的決定仍受到國際人權組織的批評，認為這是對羅姆人的種族歧視，返回科索沃是把他們再度推回慘境。

羅姆人長期處於貧窮，困境在於語言的障礙與學歷的限制。德國學者便認為，在德國，羅姆人有機會突破貧窮和就學的限制。移居到德國的羅姆人，或許自己無法融入德國社會，但在德國出生的第二代羅姆人，在文化認同上認為自己是德國人，



這些孩子也在德國接受教育。不過根據研究顯示，四分之三從德國被遣返或自願回到科索沃的孩子，的確都已不再上學了。

歐盟打開邊境，新生活有可能

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在2007年加入了歐盟，可是，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在歐盟各國中一直是敬陪末座。歐盟中經濟實力較強的德、法等國，都擔心歐盟開放邊境後，兩國民眾將湧入就業，帶來勞動市場變化，使本國失業率加劇，所以許多國家都對羅、保兩國人民自由遷徙與就業都設下了限制。

不過，最後一波設限在2014年1月1日會全部解除，這意味著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境內為數不少的羅姆人，可以合法移民到德國居住和就業、就學。

面對可能大批湧進的「貧窮移民」，德國內部有不同的聲音。聯合執政的基社黨(CSU)和基民黨(CDU)都主張對「貧窮移民」入境限制，有人甚至直言，歐盟境內的確是行動自由，但這並不代表外來移民可以免費享受德國的社會福利。

另一派的意見則是回歸歐盟最初的理念，主張一視同仁，也就是開放邊境，讓勞動力自由流動，人人享有平等的權利。

在德國，面對羅姆人將成為鄰居，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，都是人道主義與排外意識的拉鋸。在這樣的氛圍下，天性不喜受拘束，又堅持維護傳統文化的羅姆人，會大量選擇移居德國嗎？會希望融入德國社會，進入德國教育體系，爭取過不一樣的新生活嗎？時間會給我們答案。

(作者為慕尼黑伯特利華人教會會友)